



救人童子军投身救国地下党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抗战故事

7月7日在上海图书馆开幕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抗战·上海记忆”图片展上，一张78年前拍摄的老照片，让前来参观的上海市民沈炜珍久久驻足。在这张图片说明为“1937年国际友人与在伤兵医院服务的童子军团团员、部分伤兵员合影”的老照片上，沈炜珍惊喜地发现了她的父亲沈家骥和叔父沈家骥的身影，还有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斯诺夫人等。这张以前没有见过的老照片，勾起了她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钦佩。沈炜珍和哥哥沈黎明曾听父亲的战友杨承祈等讲过父亲的抗战往事，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依然历历在目。

积极投身救护工作

“七七”事变后，18岁的沈家骥成为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第八届团员。当时童子军分驻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主要担负抗战中伤残病员的运输、管理和救护任务。受训后，沈家骥与陈凯弟、鱼运鸿、刘明保等，先被派到第五伤兵医院为国民党军队西撤时被遗留在上海的伤兵服务，后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残废伤兵医院服务。

那时，新西兰和平战士路易·艾黎经常来医院慰问伤兵，并和童子军交上了朋友。沈家骥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人士，想多为国家兴亡效劳出力。艾黎先生有时邀请沈家骥和童子军朋友到他家做客，还赠送给每个童子军团员一本斯诺先生写的《西行漫记》。沈家骥等人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知道中国的西北方有这样一片新天地。展览中展出的照片，就是当时艾黎先生与斯诺夫人看望国际红十字会上海残废伤兵医院的童子军团团员与部分能站立的伤病员时，留下的珍贵合影。



■ 这张老照片上，左二是艾黎，左三是沈家骥，左四是沈家骥，右五是斯诺夫人（资料照片）

带病押运抗战物资

1938年5月28日，奉童子军指派，沈家骥离开上海，带领部分伤兵乘船经温州到国民党的后方去，不久因战事后撤，转移到湖南长沙，负责押运医药用品事宜。

在长沙，遭遇日寇轰炸，沈家骥随同红十字救护车，临危不惧，在大火中抢救受伤市民，直到红十字会救护队最后一辆汽车撤退时，他才随车去了邵阳。

为了抗战服务，沈家骥长年颠簸，带病押运抗战物资，因劳累过度，在湖南邵阳运输药品途中，全身浮肿，患了急性肾炎，由红十字会想方设法送回上海医治。

治病期间，沈家骥认识了地下党党员陈杏生、沈涵等进步人士，进一步接受抗战报国思想。2年后，肾病初愈，他投身到地下党外围组织——益友社图书馆的工作，并

积极为新四军运送急需的医药、医疗器材、武器。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抵制日伪文化毒害

沈家骥担任益友社图书馆总干事后，积极开展活动，如读书讲座、周末茶话会、家庭聚餐会、读者联欢会等，进一步团结群众，抵制日伪在文化领域对人们的毒害。

在沦陷时期，沈家骥搞过4次征书活动，图书经过筛选，除为适应各阶层对文化、业务需求而置备的书外，大量都是马列主义哲学、《家》《春》《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我的大学》《在人间》等书，其中以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斯诺《西行漫记》最为热门。沈家骥还邀请著名作家巴金、吴祖光等来社演讲，图书馆成为益友社培养干部的熔炉，读者发展到1000人和50多个团体单位，每月出借图书达1500册。

购买药材输送人才

1943年冬，作为地下党联络员的沈家骥、周清泉，潜入莘庄，通过打入敌后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兼莘庄派出所所长沈家骥（地下党员，沈家骥之兄）及沈翔声二人，多次为新四军购买枪支弹药和药品，运往新四军。当时上海是日寇大本营，日寇、伪警军、地头蛇流氓到处设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要在那里取得急需的物资，无异于虎口夺食。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沈家骥等化整为零，通过地下党各群众团体，把一批批建设地下兵站、医院、电台、印刷厂所需的物资，送往新四军。电影《51号兵站》里，就有沈家骥的原型人物。

1945年，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队长朱亚民带领部队，在上海七宝击溃日伪军，战斗中，朱亚民小腿中弹负伤，被送到地下党党员家中养伤。因朱亚民粉碎性骨折及化脓感染，沈家骥出面找其大嫂魏允慈（地下党党员），安排朱亚民在德国人开设的私人宝隆医院治疗，使其最终得以康复。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医疗骨干十分缺乏，沈家骥从益友社抽调有志青年，利用他在两年住院期间与医院、医生、护士建立的关系，请他们帮助培训，随后送往抗日根据地支持医疗工作。这些人中就有沈家骥的堂弟沈钧光（地下党党员），其在1945年8月担任苏浙解放区司令部新四军六四卫生部医生。

“照片里的父亲，眼神坚定沉着，到现在还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照片也为我们后代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沈黎明、沈炜珍兄妹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作为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门户见证两次事变

天通庵车站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

寻访上海二战遗迹

路过虹口区同心路宝山路附近的细心市民会发现，路边小花坛里有一段铁路轨道，虹口区人民政府在旁边竖立一块“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勒石，以纪念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淞沪铁路天通庵车站那一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虹口区人民政府于2006年1月5日将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公布为虹口区纪念地。

“‘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勒石是2007年9月设立的，目的是教育人们勿忘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昨天，虹口区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了淞沪铁路的来历和80多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抗战历史。

建成重要交通干线

淞沪铁路始建于19世纪末，1875年，以英国怡和洋行为首组建“吴淞道路公司”，买下了今河南路桥堍到吴淞一带的土地，并将建造铁路的器材从英国运到中国私自筑路。1876年7月3日，铁路从上海至江湾段先完工通车。同年10月，清政府与英国公使签订《收买吴淞铁路条款》，中国买断铁路。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通车。一条全长14.5公里的窄轨铁路——吴淞铁路建成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1895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张之洞



■ “淞沪铁路天通庵站遗址”勒石

两次建议朝廷修筑吴淞至上海至江宁（今南京）的铁路。1897年，淞沪铁路开工，1898年建成通车，是中国政府官款修建的江南第一条铁路。全长16.09公里，南起宝山路，西至吴淞炮台，沿线设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等9个车站。淞沪铁路建成后即为上海通往吴淞的重要交通干线。

小车站爆发拉锯战

天通庵站地处天通庵路、同济路（今同心路）、宝山路接壤处，是当时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门户，成为了上海现代史上战时

的兵家必争之地。

1932年1月27日夜，日军步兵在浪人的掩护下前进，遭到中方警察例行询问，当浪人辩解时，其后的步兵突然开枪。4名警察迅速进入掩体还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日军扬言3天占领上海。

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所谓“日僧被毆事件”为借口，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站，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当天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想悄然穿越天通庵站向北火车站进攻，被中国守军十九路军及时发现并击退。

此后双方曾多次在这个小小的车站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在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中国军队打退了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浜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由此，“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被中国守军击退。另一支由江湾过来的日军也企图穿越这里后袭击八字桥，也被中国守军一次次击退。其后，中国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向反击。第87师攻占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方多次反扑。第88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与敌方反复争夺。经昼夜激战，中国军队攻入汇山码头。

淞沪抗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结束，历时3个月，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的痴心妄想。

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组织救亡协会。全国各界民众也积极支援上海抗战。

一草一木铭记历史

时间转眼到了21世纪，淞沪铁路已被轨交3号线替代并成为上海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虹口区文史馆工作人员说，如今，淞沪铁路完成了历史使命，天通庵站也已消失，但这段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历史是无法泯灭的。淞沪铁路及其沿线的每一寸泥土、每一块枕石、每一棵草木，都沾染着中国工人、中国军队的鲜血，他们的血肉已与大地凝为一体，与祖国同在，与城市共存。

本报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员 龙钢